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读书笔记（第四编）

2020 级汉基 1 班付昱芯

一、版本

《普通语言学教程》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沙·巴利、阿·薛施霭、阿·里德林格合作编印，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商务印书馆，1980 年 11 月第一版（P266-P295）

二、核心观点：

时间是语言产生地理差异的主要原因：空间本身是不能对语言起作用的，语言的分化是由时间因素引起的（两种语言的分隔是现象中可以触知的方面，但是不能解释现象）；

该编的核心框架：语言作为民族属性可以进行语系内外的比较→地理的分隔是语言差异的最一般的因素→分析造成例外，即使不同语言在同一地区并存的原因→分析地理差异的原因→援引“创新波浪”分析法→分析影响“语言波浪”传播语言事实的两种力量；

三、本文的目标：分析第四编《地理语言学》，据此提出若干问题并着手解决；

四、逐章分析

第一章：语系内外的语言具有可比性以及比较价值（P266-P270）

（一）不同语言在空间上的分歧很明显，语言学中最先看到的是地理上的差异（266-267）；

（二）在看到两种语言的不同后，人们会自然地寻找其相似之处，并发现部分语言间存在的亲属关系，并提出语系概念（267）；不过也存在绝对差异，即不存在亲属关系（268）；

（三）发现语系内外两种不同的差异后，可以据此进行两种不同的比较：

（1）跨语系语言的比较可以应用于语言一般性规律的探索、语音系统的完善，也可以比较两种语言分别的发展、演化历程。但这种比较是受到“经常资料”的限制的【“决定着任何语言的构造的某些声音和心理上的经常资料的限制”具体是什么意思？】（268-269）；（2）语系内部的差异比较是没有范围的，并提出“只在轻微的程度上有分歧的语言称为方言”【校注批驳了这个定义，并举例说明以分歧程度区分语言和方言是不可靠的，那么究竟如何区分方言和语言？“方言和语言之间只有量的差别，没有性质的差别”这个观点是否还具有合理性？】，初次提出“方言和语言之间只有量的差别，没有性质的差别”（280）。

第二章：地理差异具有复杂性，理想形势下应当为多少个地区多少种语言，但有一些因素导致多种语言在同一地区并存（270-275）；

（一）首先排除了两种不在讨论范围中的情况（270）：（1）两种语言相互渗透、实现了有机结合；（2）在不同地区划分清楚，这些地区正好同时包括在同一个行政区的疆界中。确定讨论的情况是多种语言并存而不相混；

（二）因素一：（1）一些族群杂居但语言并不相混，不一定是绝对混杂在一起【“绝对混杂在一起”指什么？指混杂的居民都为多语言者吗？】，

可能也有相对的地域分布(271);(2)这种语言的重叠产生的三种原因:①力量占优势的民族入侵;②因殖民而和平渗透【①、②有什么区别吗?②不属于①的一种吗?】;③游牧民族在迁徙过程中将其语言带到各处(272)。【其实这里只解释了语言“相杂”的原因,未解释语言“不相混”的原因】

(三)因素二:文学语言的影响下(文学语言:指为整个共同体服务的语言,可正式可不正式,可为其他语言,也可为掺杂了其他方言特征的某个方言结合体),许多人既会讲全民的语言又会讲土著语言(即方言)(272-273)【普通话算文学语言吗?】。

第三章:地理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时间(276-286);

(一)语言的地理差异是表面现象,实际上这些分化是时间因素引起的。作者提到了反驳意见(P278),作者认为环境因素影响的是语言分化变异的方向(比如u如何变成ü),但语言本身的复杂性使这种影响不可被证明。【环境因素对地理差异真的没有影响吗?】

(二)时间使相连接的不同地区产生不同的演化,这种演化具有两种特征:①“演化采取连续的、明确的创新形式,构成许多局部的事实”;②“每一个创新都是在一定的地区,在分明的区域完成的”,“每个方言事实都有它的特殊区域”。每一个创新方言特征的区域广度和伸展度是不可预知的,只能确认。【作者由此推出结论:任何地点的居民仍然可以了解邻区的土话,可能不能理解较远地区的话,差异和距离是成正比关系的】。

(三)方言没有自然的界限。只有自然的方言特征,而没有自然的方言。因为所谓“方言”之所以被人们划分开,是因为它们拥有不同的创新特征,只有这些不同的创新特征是在不同地区的时间作用下自然发生的。因此对方言的讨论和人为对地区的划分是不相容的,只能按照方言特征的讨论展开语言地图学的工作(理论上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特殊的方言特征,但在一张图上展示所有差异不现实,也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根据不同的方言特征可以画出许多不同的“等语线”,又称“创新波浪”【这里索绪尔称自己承袭了施密德所用的形象,不过关于施密德的“波浪理论”也有诸多讨论的空间】。根据这些波浪线可以看出不同的土语。而如果这些方言特征“有足够数量的一致,就大抵可以说是方言。”【这一点实际上还是根据分歧程度判断方言】作者在这篇的最后还提出,用社会因素也可以解释这些现象,但不能解释所有现象【关于这点作者没有举出任何例子】。

(四)(1)语言没有自然的界限。语言和方言的差别很难说;(2)亲属语言的界限也很难界定。在语言间也发现了和方言间的一样的创新波浪,语言间也有过渡期。在理想的状态下,语言与语言间都有过渡地区,是找不出确切的分界线的【作者在上一部分中提出不存在自然的方言,在这一部分中更是提出“方言只不过是语言的整个地区上任意作出的小区分”。语言和方言是很相似的,但为什么不同语言就有泾渭分明的分别呢?】;(3)实际上语言间失去过渡的现象是很常见的,导致这种现象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居民迁徙。

第四章:语言波浪的传播中有两种力量:“交际”和“乡土根性”,但这两种力量本质上符合一个原则。

(一)语言事实的传播受到两种力量的影响:(1)分立主义的精神“乡土根性”【作者指出,如果只收这种力量的影响,一种语言将拥有无穷的特异性。说明这种分立主义并不是使语言一成不变,反而使语言失去参照、无

法矫正而拥有无限创新可能，起分解作用】；（2）“交际”的力量：语言的扩张和内聚都依靠交际。交际可能使一批交流中的人讲原来的话，扼杀新的创新；也可能使这些人都讲创新后的话，总之都是使语言得到统一。

（二）交际使人们都接受创新特征的一面可以证明“波浪理论”的正确性。这语言的创新事实都是通过蔓延而传播开的，由创新的故乡向四面八方放射开来。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创新的故乡中只发生时间的作用，而蔓延的现象（即“波浪”的产生）是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同时作用。“蔓延”的地区并不是自己对语言事实进行创新，而是在交际中模仿邻近的土话。

（三）“乡土根性”和“交际”的两种力量可归为一个单一的统一力量。

（1）交际可以使创新的范围扩大，乡土根性则使这些特征不再轻易受到其他创新的干扰，从而使创新在一定范围里得到巩固；（2）“乡土根性”使范围内的创新特征与其他（范围）的创新保持不同，该在范围内，交际又可以使语言保持一致。（1）、（2）两种现象本质没有差别。实际上，“乡土根性”的作用和“交际”扼杀创新特征的一面是一致的。因此可把乡土根性看作每一地区固有的交际力量。

（四）关于语言在分隔地区的分化：

（1）时间具有压倒一切的效能。即使是在分隔的地区，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方言分化的后果与相连地区的不一致是由分隔造成的；

（2）但分隔的确会使语言间失去“交际”力量的作用，使该地区的语言创新不能蔓延到其他地区。因此，鉴定语言间亲属关系时必须把地理上的连接和隔离严格地区分开来，两者分析方向差异较大：①相隔地区的两种语言拥有共同的过去，在排除两者分隔后的创新特征后，根据其若干特征（这些特征比它们因蔓延而产生的不同特征都要古老）可以证明其亲属关系；②相连地区的特征的共同特征不一定比它们的不同特征更古老，是不能证明其亲属关系的【那么连接地区的亲属关系怎么证明呢？】。

五、对部分观点的追问和尝试解决

（一）关于方言和语言的界定

索绪尔的许多观点形成时间较早，许多观点还有很多讨论空间。在第四编中，直接受到校注者批驳的观点之一便是索绪尔区分方言和语言的标准。从本编中的观点来看，非亲属语言间应该不存在不能区分语言和方言的问题，所以集中讨论的范围应锁定在亲属语言。而从收集到的材料中我们发现，对于方言抑或是独立语言的界定标准并不是很明晰，但大部分的观点更倾向于社会因素（譬如政治、历史等）。其中也有学者给出了具有比较清晰的三条标准¹：A.操不同地域变体的人是否能够互相了解；B.是否有超方言的统一规范；C.一个地区各种地域语言变体的使用者是否属于一个民族统一体²，并认为在这三条标准中，标准C的权重应当是最高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讨论这三个标准的过程中，作者直接将“标准语”（类似于索绪尔所提出的“文学语言”概念）等非“纯语言”因素提出来，在辨识并排除了“标准语”等非“纯语言”因素之后，仍然证明并肯定了具有明显社会意义的因素的主导地位，所以我目前比较认同这种观点。

¹ [1] Д. И. Э д е л ь м а н, 晁继周, 王海芬, 贾采珠. 无文字条件下的语言和方言区分问题[J]. 国外语言学, 1984(01): 32-39+64.

² 同上

六、小结

由于我的疏忽，这篇读书报告的形式更像是读书笔记，大部分内容是对第四编作者观点与论证思路的整理.....而在追问部分中，原本准备对施密特“波浪理论”展开追问，然而我所找到的相关资料过少，也无法获得施密特提出“波浪理论”的《印度日耳曼语亲属关系》原文，只得暂且作罢。不过这篇读书报告并不是终点，一来我并没有读完这篇著作，二来在接下来的阅读过程中我也必定会产生更多疑问。希望在寻求这些问题答案的过程中，我能一步步地走到语言学之中。

地理差异影响语言的发展

——读《普通语言学教程》有感
2020 级汉基 1 班刘美琪

语言对于各个民族都十分重要，甚至每个民族都相信自己的语言都高人一等，我们会把说另一种语言的民族看作是野蛮人、哑巴等等，这是各个民族语言的共性，同样不同的语言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不同，甚至会完全不一致，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地理即空间差异的研究去探究语言的差异和发展。

一、语言的差异性

在不同的地区生活的人所说的语言必然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差异性，这也是语言研究的重要一部分，但是从时间上研究差异性往往变得模糊不好分辨，而从空间分布来看语言的分歧和差别却变得更加清晰明了，所以在语言学中最先看到的就是地理上的差异。从空间上我们可以分析语言是否具备亲属关系差异，还有一种绝对差异就是有没有可以认识或证明的亲属关系，另外还有语系内部的差异性，它的比较范围则没有限制。语系中可能会有极其相似甚至十分接近的语言，比如禅德语和梵语，但也有的毫无关系，比如梵语和爱尔兰语，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语言现象。

二、地理差异产生的语言的复杂性

起初，我们认为有多少个地区就会产生多少种语言，这其实是一种理想形式的语言状态，其实在同一地点依然会有不同的语言，这一发现是很常见的语言现象，但并不意味着这些语言是绝对的混杂在一起的，也不是划分的泾渭分明，我们讨论的是两种语言在同一个地区并存而不相混的事实。绝大的可能是它们有不同的分布，就像乡村和城市说的不一样的语言，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在本土语言的发展中，有其它地区的居民通过战争侵入或者大规模移民将自己本土的语言带到了另一个国家中，产生了这种语言现象，甚至一种新来居民的语言会高于原来土著居民的语言，比如本书中提到的南非洲，他们被两次殖民后并存了荷兰语和英语两种语言，还比如茨冈人他们就是游牧部落，现在主要定居在匈牙利但其实他们是在不知哪个时代迁移过来的印度人，就这样流落在欧洲生活了下来。

文学语言和自然语言在语言中同样有更多的差异，甚至自然语言受到文学语言的影响也可能破坏语言的统一。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任意发展的自然语言会受到各种方面的约束来成为共同的语言用于各方面的使用，但是这种官方的语言就不可能再保持原样，或多或少的出现一些删减或者添加其他地区的方言成分，使得它越来越丰富也更混杂，本书中提到文学语言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大部分居民会说两种语言，即说全民语言又说地方土语，但是我认为全民语言有时会大幅度减弱地方方

言，比如在内蒙古自治区的牧民生活地区推行普通话，从原来三年级开始学习汉语教材改为一年级就开始学习，取消蒙语教学，这样蒙语教师大幅度减少，会蒙文的年轻人也会越来越少，正符合文学语言对方言的破坏这一现象。同时还会有方言和正式的语言并存的现象，比如法国的萨窝阿，法语是一种输入的语言，也依然没有遏制当地的土语的流行。阅读本章最后的结语时，作者提到我们讨论的以上两个现象都是十分常见的，属于语言学的正常因素，作者还说了一句话，原话如下“不考虑任何外来语的输入，任何文学语言的形成。这种图解化的简化看来似乎违反现实性，但是自然的事实首先应该就它本身来研究。”后面为证明此句举了很多例子，但是理解多次后依然没有理解作者的本意，这是我在阅读本书时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理解困难。

三、产生地理差异的原因

研究地理差异产生的原因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时间在其中占主要原因，第二时间在相毗邻地区所产生的效能，第三方言和语言都没有自然的界限。

在了解语言的传播和产生差异的原因之前，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理论情况来设想最后的结果，因此就会出现三种情况，一种是故乡语言发生了变化，第二种是迁移语言出现了新内容，最后一种则是两种语言都出现了词汇、语法和发音等各种不同的差别，这就得出两种语言的创新都同等重要。但这样的差异和创新并非是简单的空间造成的，而是由时间的推移和变迁导致的，地理差异只是一般现象的次要方面，两个亲属语言的统一性和差异只有在时间上才能找到。

而对于时间在相连接地区产生的效能则是因为语言活动绝对不变性是不存在的，而且也并不会在整个地区一模一样，在时间向前走的过程中在此语言的领域里都会在不同地区产生土语差异，但差异也并非清晰简单，界限错综交杂，会产生十分复杂的图案，离自己本土地区越远语言的分歧就会越大。

在各个行政区划中会依靠自然的界限，但方言和语言的划分并没有自然界限的参与，也就是作者所说的“只有自然的方言特征，而没有自然的方言。”而对于语言的划分，比如在一个村庄中是法语和意大利语的交接处划分一条分界线，只能有狭小的过渡地带，因此在这里就可能会出现语言创新的现象，比如法语和意大利语之间的普罗旺斯语，这种语言正是两个国家的过度语言。但是也会因为民族原因或者任何两个国家发生冲突等状况出现中间方言完全消失，也就是两个国家不会有友好的人民往来还有各种其他原因，产生的结果就是语言不会有过渡就产生质的飞跃，比如比邻而居的斯拉夫居民和日耳曼居民。

四、语言波浪的传播

乡土根性和交往能力是人的一体两面，人们总会受到这两个不同方面的想法而支配，语言的传播也是这样，一方面的分立主义精神，一方面又有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欲望。这里所说的乡土精神可以理解为一个人从小养成的习惯，会一直跟随人们甚至成为生活习惯，那么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这样交往能力就可以中和特异性使得人类社会具有沟通和社交，如果说乡土根性促使人们只想要呆在家里的“惰性”而交际力量就是人们走出家门的推动力，语言的扩张和内聚都需要依靠交际，它有时是消极的会阻碍语言的创新以防语言转变为新的方言，有时会积极传播和创新语言，促成语言进行整合和创新，这样就会产生一个新问题，就是语言的创新，当语言差生了创新就会产生新的差异，这就要求语言学家必须

把创新的故乡和蔓延的区域进行仔细的区别，比如德国语言中 p 和 d 的变化，这样的发展一直扩延到隆巴第地区，甚至又产生了 t 的读音，这也认证了第二个论点时间会产生新的地理差异。

人的语言有两种互斥的差异性特征，所以我们需要一些特点来区分语言是由哪个因素产生的，比如多种土语有共同的特征，那则是由交际产生的，如果是只属于有关地点的土语特征就是由乡土根性导致的。但是这样的方法运用到现实的研究中时就会产生全新的问题，在某个地区我们可能无法分辨这里的语言是由哪种现象影响的，根据作者的论述我自己认为没有必要在研究语言演化时完全的独立的分开，只需要将他们二者结合起来甚至交际力量会占比更大一点，因为乡土根性只会在一个小的地方存活，而非大的整体。

在这个论题中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语言在分隔地区的分化，解释这个问题的根本就是解释分隔在语言的历史上是否起作用，以及它所产生的后果是否不同于在连续中出现的后果。在早期研究过程中出现了为了强行解释这一现象，语言学家会把不用分隔也可以解释的事实硬是说成是分隔的原因，过了很久才被波浪理论纠正过来，在约翰的观点里他是这么认为的：语言和语言之间并非是非黑即白的，必然会有灰色地带，两种语言没有绝对的分界线，也会必然有过渡地带，就像水波一样慢慢向外扩散并且越来越弱。这个理论也帮助我们阐明了一切分化现象的基本规律和决定语言亲属关系的条件，为了鉴定语言间的亲属关系程度，我们又必须把地区上的连接和隔离严格的区别开来才能更好的研究。

五、阅读过程产生的问题和总结

阅读地理语言学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首先就是有一部分描述的过于抽象和理论化比较难于理解，有时要通过阅读几遍案例来更好的了解作者的观点和论证过程，尤其是在阅读地理差异产生的语言的复杂性这一章中，通过各种语言的变化才更好的理解作者的论点，还有最后一章波浪理论的传播只有将三个理论连接起来可能才能理解大致意思，但是其实在最后的论题我依然有了新问题，语言在分隔地区的分化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又如何论证这个事情呢，这是我读了几遍也未能理解的疑问。

普通语言学教程读书报告

2020 级汉基 1 班车一楠

索绪尔作为语言学上的天才学者，对世界语言学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其学生根据当时学生听课的笔记来进行整理，从而令《普通语言学教程》问世，即使书中难免有一些地方和索绪尔本身不断革新的研究中有不尽一致的地方，即使有一些章节至今仍是晦涩难懂的，但这并不影响此书在世界语言学中的崇高地位。而我现在粗鄙地对书中的第四章提出一些认识。

首先，书中指出，在研究语言中，语言之间的变化是较为容易被人关注的，而其中不同空间语言的差异则更为明显，由地理因素而导致的语言差异与时间引起的语言差异更容易被人发现。而信奉自己所熟悉的语言的族群，构成了各自的民族语言，形成了各种地理上的语言差异。如此，语言上的差异则促使研究者来发现他们可能存在的相似性，通过对相似性的分析，从而让一些因为空间不同而产生的语言差异找到了共同的亲属关系，如此这种看似差别的语言竟有着共同来源头，可这样也会有另外一种现象，强行寻找存在差异的语言之间的共同性，最终只能是徒劳。因此，地理上的差异就不仅仅只是表象上的差异，差异因此便有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有着共同亲属来源的差异语言，另一种情况则是，没有可以证明亲属关系的语言差异。但对于后者的研究并非也就止步于此，即使没有明确的亲属关系，从各自语言的发展历程来看，有无数存在的可能性例如语言演化等，可以进一步比较：而在语系内部，这种可能性的比较范围则更是大到无限制。由此，关于地理造成的语言差异将进一步细化。最先需要表明的是，地理上的差异是复杂的，一些语言上的差异可以是外部族群的进入，而引起来差异，且此种情况并非仅仅局限在近代社会，任何时期，任何地方都会有外族语言的入侵，来冲击被=当地语言，进而形成了语言差异。由此，在欧洲一些语言混杂的地区，这种外部语言的入侵，让一整片地区出现了语言差异，各种语言并不是明确分布，均匀分布，各种混杂的语言构成了地理上复杂的语言差异。此外，除外族语言入侵以外，还存在内部地区影响的因素，随着时代的不断推移，文化的进步，政治的要求，需要一种文明语言来在内部地区实行，阻碍内部地区语言的无序分裂，也就有了所谓的官方语言但官方语言并非凭空而来，它依托一种方言而生分，却难免掺杂其他方言的成为，但其特性却不会在掺杂中消弭，而这种官方语言或是共同语言的传统自古希腊开始便开始流传。而在当今中国的表现则是，社会所宣扬的普通话正是依托北京话而形成，和其他地域的方言共同存在在中国。这种共同语言与其他的方言共同存在，这便是内部因素造成的语言差异。内外两种因素共同造成了地理上语言的差异和掺杂。

而进一步来说，地理差异的原因细究下，要依托前面的基础，分析有亲属关系的差异语言，由于语言是不断变化，地理因素也是极其复杂的，由此差异的原因也是复杂的，在语言从初始地向接受地区传授时难免会有差异，而随着时间发展，传授地的语言可能会产生创新，进而产生更大的差异，初始地的语言也可能产生创新，使得接收地区的语言和初始语言大为不同，而还可能的是，两地都产生了语言创新，进而造成了语言差异，因此在这里空间上造成的差异远远不够解释此种差异，时间因素便纳入了考虑的范围内，因此一种原始的语言 a 可以分化成存在差异的 b 语言和 c 语言，这便是时间差异的表现。因此，仅仅只考虑空间差异造成的语言差异是片面的，时间因素的加入让分析差异更加完备。而前文提到的找到差异语言的亲属关系，也是纳入时间因素的结果。而时间因素造成的语言差异，进一步细分而来则是如下：首先，在时间因素的影响下，语言一定会发生差异；其次，差异进行的演化在

各个地区是不尽一样的，有可能造成各种各样在语音，词汇，形态，句法存在差异的各式语言，而加之到区域中，这种演化既可能影响到接收的整个地区，进而不构成对方言的影响，而更大概率的则是，这种演化的影响只有一部分地区，并不影响另一部分地区的原语言，而由此以来，在足够长的时间以后，同一地区两端的居民的语言差异性则是尤为显著的，而在这片地区的任意地方，了解邻区的语言则都是非常便利的，进一步来说，在时间的演化下，各个反向方向上的语言差异都是愈来愈明显，在中国内蒙古地区也同样适用，内蒙东部与内蒙西部语言差异是异常明显，而内蒙东部的居民则很方便地了解邻区的语言，差异也由此表现。而基于此，得出两种观点：

第一点，方言是没有自然界限的，方言并不会被地理区域所限制，语言是具有扩展性的，因此只抓住方言的一个特点，来划分出一块区域作为方言实际传播的地区，这种人为的划分显然不符合语言差异以及方言规律。因此，便有了关于方言特征的语言地图学，对同一个地区进行多次方言特征的描绘，方便人们了解相互重叠语言的特点。而等语线的设置则更好地帮助人们认识方言。

第二点，语言没有自然的限制，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无法区别方言与语言的差别，加之地理因素的影响，我们无法界定，哪种语言到哪块区域便止步于此，差别甚远的两种语言之间却无法画上一条明确的分界线。即使极端上来看，强行地划分为a地说a语，b地说b语，但到了两地的过渡地带或者说中间地带，这种界限便模糊起来，我们所设想的界限，只是出于人们的惯性或习惯而制定。而在语言发展中，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过渡则是很常见的，但也正是由于时间的影响，这种过渡的表现被时间消弭，由此则有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则是，有些具有差异的语言，由于中间语言的存在，我们依然可以恰当地指出这些语言的在地理上的适当地位：而第二种情况则是，中间方言已经消失无踪迹可循，过渡则更像是a语言像b语言的飞跃式过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可以是居民的迁徙，也可以是共同语言向土语的拓展。就目前来看，这种中间土语消失的比例则是占据到大比例。

而进一步展开，语言的传播与语言的差异也是息息相关，而深究语言传播的语言，则恰好有两种相反的作用同时起作用。第一种作用则是当地语言的：“乡土根性”，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内，本土语言的习惯性会阻碍其他语言的传入。而另一种作用则是人与人之间的交际促进语言的传播，可“乡土根性”恰好带动了人群的聚集，给交际创造了生长空间。由此也便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消极影响则是，当创新的语言变化来到这个区域，会被迅速扑灭：而积极影响则是，交际促进了语言的统一。而这两种作用总是同时起作用，“乡土根性”保护当地的语言在一定界限内，而正是在这种界限内，当地语言进行着交际作用，表现在当地各个区域内，两种力量何者作用更加显著无法区分。但实际上，“乡土根性”在语言研究中可以撇开不谈，其也是一种固有的交际力量。而现在，我们可以惊奇地发现，差别明显且距离如此遥远的两种土语竟然有共同的语言特征，这便是语言传播的作用，这种语言的传播需要时间，而且这种传播的时间有时还可以计算出来。由此这种传播便产生了如下的特征，也是对时间因素的进一步阐释，在语言的推广中需要分清何地是语言进行创新的区域，何地则是语言蔓延的区域，语言的蔓延才是时间和空间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而综上考虑地理因素和时间因素来思考分割在语言上的作用，来进一步看待时间因素的压倒一切的效能。由于地理上的差异如此显著，便容易诱使很多语言学家简单地把差异，的语言归结为地理上的分裂，明明不是分割起作用，却强行把差异归结为地理上的分隔。因为地理分隔造成的差异影响，在相连接的区域也一样可以发生同样的作用，而这两者有何区别，却无法区别开来。而在地理上分隔的区域上，两种有差异的语言可能拥有相同的亲属关系特征，但由于地理上的分离，各自独立发展，都有了区别于亲属语言的独特特征，而独立发展之后的语言还可以再次进行分裂发展，如此这些语言则有着比其他地区更紧密的亲属关系，如同枝条不断分裂般：可在相连接的地理区域内，创新的作用有大有小，影响的区域也有大

有小，即使两种语言间可能有某种共同的特点，但是它们却无法划进同组里，相反地，它们很可能因为一下其他的语言特征和彼此相邻近的区域相联系，共同构成了语言在地区上的分化。

以上，便是语言差异在地理和时间因素下的表现，认识多有浅显之处，还需进一步学习来进行更进一步的理解。